

浅谈佛教对唐代诗歌的影响

赵晶

唐朝时，佛教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皇帝信佛者很多，武则天甚至自称弥勒佛转世，著名的玄奘取经的壮举就发生在初唐，文学家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夕贬潮州路八千”，也说明了皇帝对佛教信仰的坚定。唐武宗时曾对佛教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共拆除大寺院四千六百所，中小寺院四万所，僧尼还俗者有二十六万五万余人，为这些寺院服役的奴婢竟达十五万人，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唐时佛教之盛。

既然佛教在唐朝如此之盛，也就不可能不影响到诗歌创作。事实上，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明显，以至如果在研究唐诗时忽略了它，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就不能算是完整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诗中直接阐释佛教的义理。

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深受佛教的影响，后半生更长期徘徊在仕隐之间，在他的诗里就多有老僧说禅的意境，因此被称为诗佛。请看他的《饭罢釜山僧》：

明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侯远山僧，先期扫菴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莱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在这首诗里，王维不仅描述了自己研修佛教义理的生活和对山僧将要造访的期盼心情，而且还直接讲述了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已悟寂为乐”，这是在说世上的一切都要归于“寂灭”，而肉身只有寂灭之后才会脱离苦海，得到真正的欢乐。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要经历一个成（形成、生成）、住（存在）、坏（损毁、衰败）、灭（空寂、消失）的过程，而寂灭是最终归宿。在这首诗里，王维直接讲述了这样的佛理。用文学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这句诗不能算美，像是一句标语口号。王维已经沉浸在佛理之中了。像这样老僧说禅似的诗在王维的诗作里随处可见，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里说的“毒龙”，就是佛教里讲的“贪、嗔、痴”“三毒”。佛教认为，人因为“贪”，贪图人世的地位、权力、财富、美色、欢娱等等，才会产生烦恼、愤怒、恐惧、忧愁等等不良情绪，这就是“嗔”。而在“嗔”这种不良情绪的控制下，人就会失去智慧，沉迷在尘世的虚幻之中，从而永远在无边的苦海中沉沦。如何摆脱这无边的苦海呢？佛教指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戒、定、慧”。“戒”就是让人去除一切欲望，做到四大皆空，它是和“贪”相对的。做到“戒”的根本在于认识到人间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最终都要毁灭，因此，也就不必再去追求人世的一切荣华富贵。因为没有了一切欲望，也就不会再有烦恼、愤怒等等不良情绪，“嗔”也就没有了，心境也就平和了。这时，人本身所具有的佛性的大智慧就能显现出来，从而看到世界的本质，不再为尘世的荣辱得失所困扰，心境澄明，达到“慧”的境界。而要达到制服“毒龙”的目的，就必须潜心学佛，即诗中的“安禅”。“禅”就是佛教的禅宗，是唐时乃至唐后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佛教教派。王维在这里又一次讲了潜心参禅修行的生活。

在唐诗中，除了王维的诗，像这样宣扬佛教义理的诗还有很多，如：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皎然《南池杂咏》之一

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佩，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白居易《道场独坐》

这里特别说一下白居易。白居易是唐代的重要诗人，在中唐诗人中，他和元稹被目为诗坛领袖，称为“元白”，实际上他在诗歌上的成就要高出于元稹好多。他早年仕途还算顺利，曾当过翰林学士、左拾遗、赞善大夫这样不算小的官，在唐代的诗人中，他的官做得是比较大的。中年以后，他在政治上遭到打击，被贬为江州司马，从此他在政治上消沉起来。他早年就深受佛家思想影响，政治上灰心后就更加笃信佛教。虽然后来他又做过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但他对佛教的信仰却老而弥笃，晚年闲居洛阳，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佛教称在家修行的信徒为居士，可见白居易对佛教信仰之诚。“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这句话是说，不但要去掉人间的烦恼，而且也不要一心只想成佛。实际上是说只管潜心修行，不要执著于结果。他的佛学修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一般人修行，执著于结果，这样就又成为一种烦恼，是修不成正果的。佛不是有烦恼的人。“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诗人毕竟是诗人，修行起来也很浪漫，坐道场也要逍遥。不过这种心境和“不论烦恼先

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正是相一致的。后者是直白地阐述佛教义理，前者是形象地描述他的修行生活，多少有一点儿牢骚。

二、唐人的诗里弥漫着一种潇洒和飘逸的灵气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佛教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因为它否定了现实生活的意义。但是，这又导致了信奉佛教的诗人们产生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佛教彻底否定了现实的意义，这倒使诗人在虚无的状态下产生一种格外的平静。这样，在唐人的诗里就弥漫着一种潇洒和飘逸的灵气，在心境描写和讴歌自然景物方面达到另一种审美高度。请看这首诗：

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生事且弥漫，原为持竿叟——慕潜《春泛若耶溪》

诗人驾一叶扁舟，漫无目的，随意行去。由于心情恬淡，诗人眼中的一切景物都是那么美好。

让我们再读一首王维的诗：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酬张少府》

前面说过王维是信仰佛教的，老而弥笃。在这首诗里，诗人还是带出一点儿牢骚，“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似乎有点儿自嘲，有点儿不满。但从整个诗来看，还是充满了洒脱之气。特别是读到“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两句，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老人怡然平静的面容。

这样的诗在唐代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肯定地说，唐诗潇洒飘逸的气韵与佛教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三、佛教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并由此而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经历荣辱得失，每个人都有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特别在官场上，更是波谲云诡、血雨腥风。很多诗人原本有政治抱负，一心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但在残酷的官场格斗中，他们和那些职业政客比起来往往显得天真幼稚，交手没有几个回合就大败亏输。从官场到平民，落差是很大的。如果在精神上得不到解脱很可能就会精神崩溃甚至肉体死亡。这时，佛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他们在那里得到慰藉并使他们换个角度看人生。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写出来的诗便也别有一番韵味。请看王维的《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面临着失意，王维在诗中却表现得格外平静，不哀不怨，不惊不恐。他只是平淡地说：到南山去隐居吧，那里的蓝天白云是很美丽的。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有佛教的看破红尘的思想作为基础。再看白居易的《白云泉》：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这首诗写得更有意思。诗人不说自己冤枉，也不谴责自己的敌人，而是借评论泉水进行了一番自责：你本来在山上待得好好的，何必流下山来，在本来就已风波迭起的人间再添几许波浪？从心理学来分析，在人们遇到不平事时，自责往往能导致平静。

韦应物的《幽居》也写得很有特色：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

这首诗说，人不分贵贱都在奔波忙碌着，但诗人不为身外之物所羁绊，而是过着恬静的幽居生活。从景物描写上看，诗人的心境是平和的，而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诗人能安于简朴的生活，“自当安蹇劣”。能以平静的心情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这实在是精神上的一种境界，体现在诗歌创作上，就产生了一种宁静冲和的美。

由于佛教对唐诗的影响，使唐诗产生了一系列特点。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唐代，而且由于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影响到唐以后的诗歌创作，并且对其他门类的文艺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唐代诗歌乃至唐以后的整个文学史时，都必须把这种影响考虑进去。

（赵晶：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编，编审，文学学士。）